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〇十二

腎

脊

膺

說文曰膺^音也臆^音骨也

廣雅曰臆膺^音胸也

釋名曰膺猶空^音也

左傳僖下曰魏犇^音負羈氏魏犇傷於膺^音公欲殺之而

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膺見使者曰以君

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曾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胸曾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獻秦王

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曾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胸曾

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二胸曾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毋吞神珠胸曾圻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滂膺許慎注也

南州異物志曰獠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胸前作華文以為曾

飾

山海經曰結胸國為人結曾胸郭璞注曰胸曾出如人結曾喉前貫曾胸曾國為人

胸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

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大忱小字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

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曾

語曰有頭曾為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後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

臨殯便見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曾

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傳

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上五

說文曰胸膈心上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亂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膈郡平原有膈縣從事言至膈

督郵言至膈上佳

乳 上五

廣雅曰漣謂之乳

說文曰漣乳汁也漣音凍又竹仲切

通俗文曰乳病曰疔疔音切

河圖曰蒼帝并乳宋均曰法房星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為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

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

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為生漣遂至成長

吳書曰潁川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畱之熙懼見迫乃引

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漢書曰朱循之為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骨臺安頡

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

乳汁之特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為頡所擒
又曰昭成子帝諱什翼卧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覺人以
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皇曰文王四乳是謂太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罪葬之常羊山乃以
乳為目齊為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

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

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

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貞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

不嫁入山聚群盜遂攻郡常着金擗蹤殺戰退輒張帷幙

與少男通數十侍側邾史吳郡陸循平之

王子年拾遺錄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

禿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

十五已上下為月客有身月客絕上為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武子蒸肫肥美意常味武帝恠問何由乃尔云以

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為人凶妬生兒犂民年始二歲充外

入就乳母抱中鳴撮郭遙見謂充愛乳媪即殺之兒恒啼泣不吃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彥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器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自勝請同居如初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胃之屬已自裹盛復於外復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齊以下曰水腹水洵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齊比已上為小也

易說卦曰坤為腹離其於人也為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闞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背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歎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門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

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勅
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後詔
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幹良儀
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為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剝腹肝
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詔曰辨曾晝眠卧第
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

吾以邊為姓先為字腸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
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惡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魏志曰管輅弟展謂輅曰大將軍侍君意厚真當富貴輅
長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門不見女
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腸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
八卒

吳錄曰丁固夢腸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

然夢具

齊書曰高帝為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帥數

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

畫腸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歛袂曰老臣無

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勝大是佳射期而一箭便

死後無可復射不可射乃取箭一發即中帝勝

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佛圖澄勝傍有一孔常以絮

塞之每後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當天時平且

至流水側復勝傍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勝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勝

又曰聖人為勝不如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熙鼓勝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為腹山為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

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剗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屍三百右手決其目左足踐其

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腹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女夢勝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為其

收內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吳國神女負策母繞吳

昌門三匝曰當賜爾此土鼎足於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

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盡盜曾

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

氏含舖云
行
四抄本互

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為醉
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倒其夜客別
忘勅左右而左右依常為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
視之酒果穿腹流床下滂漉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碁
局曰何乃訖吳人以冷為釣或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
劉曰未見他異未作吳語耳

又曰郗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
却信曰君往東廊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
皆可喜聞某來覓女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林坦肚

而食如不聞郗云正好此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此中洪洞容卿
等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骹背此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立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

喪獲反誅獲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

而出關死於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關關不搯其亢張晏曰亢拊

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

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候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之乃

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曰尔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亂豈非若耶天

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奉子夫送入

宮子夫上車主撫其背曰行矣強飲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元朔元年生男據惕遂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五子孚怒董卓兇毒乃朝服懷刃見

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

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略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

為劉備判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子脩脩亡於穰丁常信言將我兒

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

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

太祖却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貞決矣遂與之絕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蒙

問肅若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

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羽實熊虎因為

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畧所及於此子明蒙之字也

車頻奉書曰符堅生有皆赤色隱赴狀若篆文付因為符

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為符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

之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

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

衡俱免

戶子曰醫均者秦之良醫為宣王割瘞為惠王治痔皆愈

張子之背腫謂均曰背非吾背也子製焉醫均善治疾張

子委製焉夫為身與國亦由此必有所要製然後治復矣

均音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絕曰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注

又孫卿子曰周公偃背不伸也

博初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獻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耳芹子獻之鄉豪常苦於口笑而弃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錄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胎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宋君曰吉也

孝經鈞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

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朱衣冠弓矢射王車上

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轂而死轂音暢

脅

說文曰骭并脅也膀兩膀也從內勑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脇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顓頊駢幹上法月參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
裸浴簿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
辦賜金及牛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
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佯死弃於廁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尅期
大戰瑜跨馬畧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
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顛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
偶有曰對從北來顛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

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脅生六子孕而不
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脇宰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
欲歐之伶顧而笑曰鷄肋不足以安拳尊

臍臍

說文曰齊肚齊也

釋名曰齊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齊者下流並會合為齊腹均曰齊中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齊喻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

地守尸吏燃火置卓齊中光明達曙如是即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

產吏詰之婦人曰我載齊罷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錄曰慕容德其丹夢曰入臍中晝夜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願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肚上與戲因以
李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
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內李子也

腰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軀之中約繼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而上者為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為

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

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

腰腹矣

又曰梁異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人

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

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淨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荆玉

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謂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畧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

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纔崔謂妾多

養胡于虎時踞胡床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

跌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

無預卿崔便去來未至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陵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

帶扶牆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

尹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

及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三卷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人事部十三

髀股

髀

膝

脛

腓脹

足

踝

髀股

說文曰髀股外也

又曰股髀也

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為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為股

春秋元命苞曰髀之為言跂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咎繇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濟
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陣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且于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右圍攻公公踰北方而墜拆股

戰國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
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戰不能言嬰曰人
謂勃勇庸妄人耳何能爲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于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
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圖
城必關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以逐之蜀軍乘高布
伏弓弩亂發矢郃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作融爲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
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
嘗於坐中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泣還坐表問備備曰昔

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理康裹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不能復去曲阿人殷囑確以舡載之為明浦尉所得

三國典畧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平之神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赦軍人已割其髀肉如鴉卵矣英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稱其武藝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肉以啖之曰生死未訣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

定有人前以貸買鴈門太守者然去官歸書刺從規規臥不迎使乎入呼人既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聞符至大禮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艷出家為道呂隆

通之張自投梭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色有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候不朝尚父乃引盡丁候射之

丁候病遣使請尚父乃以十干日去侯別箭丁候病乃愈四

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鳥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為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注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一脾脾偏枯農犢民

為穿地作坑取鷄矢天荆葉燃之令煙內脛坑中視虫出長

尺頭尾赤病愈

醫

廣雅曰醫謂之腫亦謂臍

臍音誰 臍音翠

釋名曰醫選也高厚有數選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始卦曰醫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昔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醫以黑曰使有晉國

故名之黑醫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曰膊七圓也因形圓而名

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右古與子思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膝退人若將墜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

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特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相

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即使殺

之

又曰諸葛亮復出岐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交

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為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接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略曰初表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表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姑膝上

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遂為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

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

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畧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來者孰當

生先至僧辯曰其周弘公乎俄而私正與弟私讓自投迎軍

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加諸膝也

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間居三月後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自夜與末嬉及宮人飲酒常置末嬉於膝上

聽用其言

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尚書卷之九

說文曰脛胫也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新朝涉之脛孔安國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視

論語憲問耻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孤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

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畧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啼

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肢脛無色

山海曰白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注曰却脛曲有赤脛民相交所謂交趾也

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腓脹

說文曰排腓脹也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排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排凶居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隴西太守羌中矢貫排脹上聞賜羊

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熙醫之國為人無醫郭璞曰脹脹音啓又公弟切

韓子曰晉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

公曰吾侍唐子排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尔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為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玉藻曰足容重

舉欲遲也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軀

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軀而行危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則強鉏君子謂強

鉏不能衛其足

言能行言強不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

是于戶下遂弑之

又成下曰齊則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

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遂

又昭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孟

縶之足不能良行

跛也媯音周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

毛本左傳作不良
弱行按文選謝宣
遠張子房詩注白
帖三十三疾高並作
能行與此引合奇正
毛本之非

曰必斷而足

事具

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

司馬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偽詐多變願為假王漢王大怒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漢

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問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

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主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

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自循

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行積十

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偽品為荊州杜牧音將王真遙語真橫脚馬

上侃說曰杜牧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

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真聞下其脚辭又順侃知

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髮為信蜀賊糧盡真

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

請履度潛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衰衰荅云素有脚病向來藍輿亦脚脚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基濟伸脚在局下因問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剥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顛既遇害王彬哭之甚衰衰敦怒曰周伯仁此人遇汝何為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復曰脚痛熟與頸痛咸為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足病廢於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待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畧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事獲罪於伐宗皇帝詔逐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

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復蘇伐宗聞之減父直言亦自此病躄

家語曰南宮綰音見見孔子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
人相之曰石也則刑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
人相之曰石也則刑其右足

三日三夜泣盡斷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
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獨
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問叔向之
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悅公曰子欲

貴吾爵子爭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
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關五日白虎闕前溝
中血沒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
接日足清以漬之則以水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
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不履巳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志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
天子且具牛馬之漣以洗天子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日雷利之國人足反折跛踵國其為兩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足足跟不着地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

太山夜寐晝居不安不遠道願不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

來吾心甚善喜既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甚年少見子而攝

盡忘吾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

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跣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座遂席弦

琴師曠歌無射

瀨鄉記李毋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樂書豕豕枢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

孤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

夫鬚眉盡白來謂曰何故傷吾左足脚仿一杖擊王左足脚王

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錄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

天萬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

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於衛國因結兄弟長元重

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仲次稚重朝朝夕相事財三千萬於空

城見一老姥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為母毋許焉積二十四年

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

謂吾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死亡我男兒

名焉遺七歲值亂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識語未竟

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疑記囊疑五子所竊收
得三重識請河內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
毋相失識痛不自聊知近為五子所養馳使放三重
會稽典錄曰黃昌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婦寧於家
遇賊遂流轉入蜀為民其妻疑子犯法乃請昌昌疑不類蜀
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於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
妻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
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為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
泣還為夫妻
楚辭卜告曰漁父鼓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蹠蹠

釋名曰蹠蹠蹠蹠也亦因其形蹠蹠也足後曰跟在下方
着地踵聚也上躄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握錐自厲流血至蹠

英雄記曰向詡坐板牀有兩蹠處入板中三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神都王頴曰陸機思馬係乘備知機

情可考驗也頴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蹠骨皆脫

出絡不誣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山絲六野

山絲六野

山絲六野

山絲六野

山絲六野

山絲六野

山絲六野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人事部十四

毛

毛毛

髮

鬢

髻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頭白也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明之曰弃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適身及足下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楊朱曰去子躄一毛以濟一世為之乎楊

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以成

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為人身生毛郭漢注曰臨海東南海中

列仙傳曰倭倭食於角松實形軀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萋在華陰山世又見之形體生毛所止巖

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

三尺

神異經曰八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如

獼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髯公一名髯昆音

尋陽記曰桓稜遣人尋廬山下嶺見毛人長大軀悉毛語

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在張嶼毛長短如熊周緯得毛人

送詣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推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為寡髮

毛詩邠伯相伯舟曰鬢髮如雲不胥鬢也鬢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情性密緻操

行正末無隆殺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蠶也

婦人也髮末曲上卷然似

又采綠曰終朝采綠不盈不芻予髮曲局薄言臨沐高

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令
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嬖慶封之黨種種短也放之公曰諾子雅于境自言衰老不能復為之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髮善

又昭七年曰昔有仍氏王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而甚美光何可鑑髮膚光色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又哀上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命夏其徒歌虞殞陳

送莊歌曲陳子行命其徒具噲玉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

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髮髡之以為

呂姜髡也呂姜莊公夫人髮也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遊蛟龍也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范睢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王聞睢辯

賜金及牛須賈以為睢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笞擊范睢睢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睢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罪未之也足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曰昌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使乃還髮鬢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

乃染其髮鬢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德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軀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為兗州毋亡後歸視狀處得亡毋亂髮光持悲號氣絕復續

長曰獻帝幸弘農郭汜虜也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自斷之

又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禁等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預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慙恚發疾夢

魏畧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況毅

好斷

吳志曰雷賚為將臨敵必被髮披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而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伯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至襄城第九子節亭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簿應髡刑

節俛受剔覺循見頭髮視截如因指大後又夢見韶截之
節素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
平西記室參軍_{左雲}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

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髮_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
星行覆出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_體貌閑雅髮垂委地
齊書曰徐寅_帝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

曰臣思_德僭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龜茲國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羅國

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_年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_{事具矣門}

又曰昔齊桓_公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剋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

髮自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般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_{騎士}

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

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置地

許遠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諸宿昔問髮皆黑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邾生道遇鈔邾生還云道遇賊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邾生名巡字仲

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黃庭經曰髮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成公皇帝善補導事髮白更黑甯先生稷丘君髮白更黑甯先生被髮鼓琴赤斧餌丹砂毛髮皆赤阮丘被髮覆耳成璜道士兒丘與老子黃庭經讀二遍通之

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髮長二尺餘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

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已往覆來其婦恒追擊錄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名曰狂不名顛一名覆此

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

蛇而悉是脂縣於屋間旬日融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顧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嗣奉
養繼斷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
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黄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
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
梓棺招詔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處有
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都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
欲問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車頻類秦書曰符堅建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有濟東
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部守貪殘縛婦女割頭
取髮由是叛乱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蒼筤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湧起勃鬱方數
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雲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
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嗷嗷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
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沒

譚數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
頭

王子年拾遺錄曰帝嚳高辛氏娶於譏氏女女生而髮與
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逆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
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服裏夜還更以
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髮垂雖非青蠅穢我光
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鑷將拔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怒
然自訴稟命不幸直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如覽明
鏡惕然見惡朝生畫畫拔何罪之故觀橘觀柚一瞞一睥貴
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
塗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闔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
髦獻謨甘羅乘軒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
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愚其

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
不以厚髮髮而獲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
清四皓佐漢漢得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尔白髮事各
有以尔之所言非不有理曩尊者蓋今簿舊齒皤皤榮期
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宜見歎孔子白髮
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
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刺尚才鬢鬢

說文曰鬢頰髮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鬢賓也賓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
晉書曰魏造凌雲殿榜未題匠誤定之使常仲將縣橙髮

之比訖髮髮盡白還戒子孫宜絕此法證音

神仙傳曰薊子訓鄉曲諸老髮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

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姑制為蟬髮髮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

蟬髮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吳質表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髮

髻

說文曰髻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髻髻服處注曰今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墜馬髻墜馬

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若曰冀婦

女將收捕吏卒頓令曳髻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推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

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子德聽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頡子髻太子見頡子象于寶晉紀曰

化之名縵子也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曰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縵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事

唐書曰悅旣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
功勳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厚意於城
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髮結爲兄
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爲螺髻於項餘髮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曇首年四十便歌謝公召至曇孫作兩丸髻

梁翼別傳曰翼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孔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髮

散垂之至腰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靡隨長髻便

娟數顧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九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 十五

髻 鬢

髻 鬢

睫

觸體

釋名曰上曰髻姿也爲姿容之美色

說文曰髻口上鬢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

妖曰周其有髻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髻王

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聩亂子羔滅髻鬢衣婦人衣逃得

出曰父子爭國吾謂其間乎

鬚鬢

釋名曰頤下曰鬚鬢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鬢生也亦取

須體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鬢隨口動搖鬢鬚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為鬚鬢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也謳曰于

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貌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

左傳昭四年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皇餘皇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子乘舟豈唯光之罪

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也使長鬣者二人長鬣

者多鬚與吳異形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

之狀詐為楚人也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

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拔嫪去母鬚眉為官者大臣

又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鬢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哲折䟽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為瑯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曰

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取就職博奮鬢抵几曰觀齊

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

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鬚髮進

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皎然

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令以良為義郎

後漢書曰岑彭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封

帝留蓋延取奔圍之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

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即平隴復望每一發兵頭鬚

為白

又曰温序拜謁者遷護春校尉序行郡至襄武君隗囂將

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慮同力天下可圖也

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撾殺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

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逼殺無令鬚汚土

遂伏劍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閭奉

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

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

謂為見聞鬚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選插則曰不謂卿

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為徒隸使視

之辭色無撓太祖命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

有所忽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將章鬚兒定大奇

魏畧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亭得

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

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黃鬚

定可使劉備使劉封挑戰王賣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

汝公平黃鬚來擊之

吳錄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玄去願一

將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帝桓進將鬚曰臣今日真謂

將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

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為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生嘲之曰昔

吾家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

繞涿居乎裕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昔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路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

故涿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關羽護前書問諸葛亮亮荅曰孟超當與

益德爭先未若髯羽之絕倫羽多之來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太寒帝涕淚

霑鬚皆為冰焉

鄧粲晉紀曰滇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
饒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與太守尹虞聞大怒手劔功曹
虞字玉卿長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髮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温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
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鑿及華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
名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
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
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錄曰符堅每日自王丞相薨後鬚髮中白
王丞相猛也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命就之
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畧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公文宣
嘗因酒酣搥惇須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復
長人號為齊鬚公

又曰侯景鬚朱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
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

諸以五色雜絲編鮑泉白鬚對之雙六弗之信也告者既
衆方命闔門縣門未下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鮑泉遁
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絲疑憚之及其被執莫不
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卞每接梁客
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謂天
闔崔謏嘗翫庶日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竅以馬尾插之
世說諸崔多惡疾以呼漚為墓田故庶答之曰先以方迴
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邢邵笑謂謏曰卿不讀李庶
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贊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持武帝鬚

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

齡時在京城晉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

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

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

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毋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傳說之狀秃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不見

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而自
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屠商馬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
紅白曰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
可相見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答曰非所願也
但欲君修禮義富百姓使伋得寄孥於君之境内則其庸
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曰自言四千歲敢為虛言云見堯為人
長大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鬚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鬚七
生而有人訪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聖
神亦克修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躡毓會語
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至西
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
向已被嘲鍾惛然門生日中央高者兩頭法鍾毓兄弟多鬚
故以此調之

又曰郗超為桓溫記室參軍有奇才多髭髯荊州為之稱
髯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亦勝

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說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爾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人第呼為長鬚方正

列位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客鬚鬢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鬢即去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蚕蛾載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蚕蛾及毛蠹稚琰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上五

說文曰睫映目旁毛也

釋名曰睫接也捶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二母病二月昱慘感消

瘦恨不交睫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邾雍者能察盜於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

祥邾雍必死俄而群盜之殺

裴玄新語曰尹氏之鏡睫數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錢竹筆

觸體

說文曰觸骸頭也

廣雅曰觸骸謂之類顛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嗽入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間

無何令俳取道邊死人觸骸繫着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觸骸舉蓬百指之曰唯予

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于楚見空觸骸骯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諫

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

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接觸骸枕而卧夜

半觸骸見夢曰子之談者以辨人也諸子所言皆生之累

也死則無此矣子欲問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骸曰死無

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

子骨肉臙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骸深

曠蹙頰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為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許人得觸骸破之以飲酒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浦折縣有呂家冢中有觸骸極大

蒙形既長偉疑即蒙觸骸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逸者數千而

已循除燒骨數得觸骸三萬餘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

名為共冢

曰抄本錄下
空一格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為高平戍邏主持曹疑賊寇
離亂人民皆塢壘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千餘丈樹
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疑賊上人皆怕懼
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
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
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見
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子
將并糧推命以天逝乎奔喪此上流遷來乎為是上智為
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
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之禱於神祇起子素

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冰之凝何如
春水之消泥我已化與逍遙無陰陽同其流元氣全其朴
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翳日月為燈燭合躰
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據宋板舊抄本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 十六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肉 肉

說文曰膂背肉也 膂脊夾脊肉也 瘰寄肉也

釋名曰肉柔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號

之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師次于郟將飲馬於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倉為無謀矣戰若不捷參之肉將

在晉軍可得食乎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襄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

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星

臊何足食乃止名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幸而相遇飲酒

曰湏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死

交州名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漢明帝易重問何短小

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稱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母患骨蒸醫云須得生人肉食

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加五味以進母食之便愈

黃帝素問曰脾主肉久坐傷肉脾熱者色黃而肉軟

大招曰豐肉微骨軀更狷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軀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禮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

衣取長無被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孝經曰身軀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

胆抱朴子曰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乱其聽

列異傳曰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詣井上飲水上

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着芙蓉肌

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

禮焉

新論語曰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遺錄曰燕昭王三年廣陵之國去燕七萬里或

云在扶桑之東獻善漁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携漢並玉

指疑膚輕氣馥綽約婉妙絕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骨體骨

說文曰骨骸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經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肌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

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

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以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玉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先是維縣城南每

陰雨常有鬼哭聲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葬者多寵

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

晉書曰桓公生未期温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使啼嶠

曰真英物也因名温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公孫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

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槁骨也速以

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令以人君葬之吏曰以五夫

夫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故

背槁骨况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由者伎巧過人骨騰

肉飛

國語曰吳伐越噍會稽獲骨焉一節專車使問仲尼曰禹

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夫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

五色烟久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

猶有骨時人葬之謂之封子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為林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彊環照見指上骨候華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忽復化為老叟俄兒即死臭
爛盈室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為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來為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慎
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盜照之腰以上皆肉腰以下
但枯骨婦求去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
收養家長纔五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抱上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
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許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

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
之

世說曰王右軍目陳玄伯塊壘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躰陳露弱骨豐腴

筋筋

說文曰筋躰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

禮記曲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左傳哀公上曰衛太子禱曰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

氣不利

韓子曰淖齒之用齊擢閔上之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

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技技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躰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

此視病盡見五臟病結特以詎脉為名耳

又曰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

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

何怪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

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曰聞太子不

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

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得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詎太子當聞其耳鳴

而鼻張楮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入報虢

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

尸蹶者也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敲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

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脉乱形靜如死狀太

雖和而脉詎不和亦為休也

髓髓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能及在血脉鍼石所能及在腸胃酒醪之所能及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躰病使人召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又曰勾踐頓首再拜荅子貢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鄒善長水經注曰

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神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斲脛而視髓

腦腦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夢與楚王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子

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預注曰腦能柔物

春秋元命苞曰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闐五結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

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姊為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注之

塞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三國典畧曰齊南陽王綽與齊王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

綽母李夫人非嫡故貶之為第俗云其日生者腦不壞爛

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殮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

名模豹見人獨自輒就人欲食腦先捕虱人伺其卧舌出

繫地丈餘便燒石投其舌於是絕氣而死若不如此寤而

輒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名以

獻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蝮述常在地下食死人

腦若欲殺之以柏燒其頭蝮音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别園學格熊後遂空
手搏之陷腦而死

血血

釋名曰血濺也流濺也濺乎

禮記檀弓曰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左傳莊公八年曰齊侯田于具丘傷足喪履反誅獲於徒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公上曰齊晉將戰却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

張侯曰余病矣卻至曰自師矢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

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

朱黑殷也言血多汗

至乃克說張侯卻
克五錯當乙正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龍門戰在魯桓十三年

易屯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注曰流

漂杵

論語季氏曰君子有三誠血氣未定誠之在色血氣方剛

誠之在聞血氣既衰誠之在得德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為檄召通責

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

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說詛下獄仰天大呼血從鼻出食頓而

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萌隱瑯琊不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

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擲

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

發哀犁面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媯皓字元起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

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間輒出石叩頭其上流血覆面父繫

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澗成都二王舉兵向京都朝廷

北討徵嵇紹為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陽陰百官侍衛莫

不潰散唯紹以身捍寇兵突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

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着柱終柱末於
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冤
晉書曰張軌傳曰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
馮忠赴屍號哭歐血而死

又曰桓溫父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播預焉溫時年十五枕
戈泣血志在傷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石閔
不剋為閔所殺橫屍枕血流成渠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
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錄曰馮跋讎郡僚忽有血流左臂跋惡之從事中志

郎王乘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獻明母病風積年沉卧敝明晝夜禱祈時寒下

淚為冰叩頭血出亦為冰不溜

陳書曰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酌盡哀收
其血懷之而去

三國典畧曰齊主於涼風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
亂捶擊之又令曳以遶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召而謂之曰聞尔病我為尔
針以刀子刺之流血露地

又曰周師圍江陵謝荅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內大都
督既而召王褒讓之褒以為不可荅仁請入不得歐血而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
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
吾聞蘭相始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
李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
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柘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李孝恭為行軍元
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
勿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柘惡
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盪_{音中}中之血乃公柘授首之徵

四抄本曰下空

又曰李思摩頡利疾人也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
所中太宗親為血吮

又曰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面
牀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召左相常見素見素出店為亂兵
所搗頭流血地上遽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太
守顏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掠人吏萬餘人城中流血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
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被事多所鞭撻流血滿庭
見者莫不服慄

又曰劉審禮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洒地灑行路稱之

又曰牛徽為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

子自扶藍音藍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盜擊

徽破首流血被射體而捉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燕丹子曰竊觀太子客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

賈子曰炎帝黃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漂杵

山海經曰禹堙洪水殺相疏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

地為臺相疏一名相仰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匕首得趙人徐夫

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漏縷無不立

死者裴駟曰言以匕首傷人血出

說苑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而繼之以血

幽明錄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岫夜夢

魯肅瞑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弟爭墓後

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

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郎俊太守黃萌爭水規割

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忿殺規小吏王朝復刺殺

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為朔作祠壇每水旱輒往祈禱

博物志曰戰鬪死亡處有馬人血積年化為磷磷着地及草木如霜露略不可見人行或有觸着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又細吃聲如沙豆住久乃滅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磷音鄰 又音吝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鬪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没足

世說曰阮步兵居喪不率禮而志孝稱當喪葬母先食肥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以矣因吐血一升氣絕不如人弥時乃蘇

膏 膏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變化一月而膏三月而脉

異死日滿奮豐肥膚內潰裂每暑夏輒膏流汗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一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十七

心

肝

肺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死

心

釋名曰心織也所織纖微無物不貫也

禮記禮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美惡皆在心其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可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于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

于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軀體心莊則軀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軀全亦以軀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曼鄧

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

於櫛暗木之下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必以道義求其意

物拒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秦誓曰受有臣億萬惟憶萬心不和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言千一心

又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逆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

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

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於徐徐君已死於是乃

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子已死尚誰予

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國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

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無所終薄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

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鄧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

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

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為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為賊

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貫

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蜀志曰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眾

南行諸葛亮與友人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

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守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請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懼五室之難禍不可測也

又曰阮咸與籍為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為眾所推見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顧和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釋^識風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

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

齊書曰陸^陸惠曉匪躬清恪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惠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朱元卿有志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下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為理之要何先裴垵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吏憲誠^離問三軍度衆終不為用乃密表陳情號^哭拜^授受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

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

剖心以祭周寶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

其導道九竅脩理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

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

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太士子牛存焉社稷宗廟不享則太

祝子遊存矣倉廩不實申田存矣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

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

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公罷田而

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執鈞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

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山野命

懸於庖厨嬰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

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同見扁鵲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

足於謀而寡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者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曾探
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既寤如初於是扈反及嬰齊之室而
有其妻子子不識嬰齊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
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立文摯從而向明理望之既而曰噫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空通流孔一不達舊說聖
孔今聖智為病者或有此乎

孟子曰人皆智其糞田莫知糞其心田田糞不過苗利得粟
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文何謂易行一欲
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
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曰心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未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蒿以自緩緩已董安于緩心緩佩弦以

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孫卿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
為去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

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是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

容

篤論曰杜恕與宋瓘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明達

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便剖心著地正數斤肉耳何足

有所明耶

傅子曰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玄師司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下

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

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嘆曰詩書禮易皆已東矣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

之心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

王關四萬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說無恙無病也凡人相問無病也案陽傳上

古露宿患恙虫噬食人心凡相訪問曰無恙乎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刀密來我側我必心動使戮汝但勿言當厚相報懷刀

者信焉遂斬之謀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覺鱖魚鳥自來見親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肝上五十六

說文曰肝火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
木為幹也

樂動聲儀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
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葉
史記曰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膏終

漢書曰崩通說韓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
中野不可勝數

又曰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薤蘭心結骨兮傷肝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鴛虎先入殺誕噉
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於
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
混混剗肝生食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馬權兄為涼將綦母詡所殺
權後殺詡食其肝

括地圖曰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冗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膾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
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見肝盡哀而止曰臣請

為裸音博因自殺先出其肝內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衛音高

注曰裸表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紂闢而死棄之王門外民陷其腹蹙其
腎踐其肺覆其肝武王以帛守之民塞而入以石抵之者
猶未止

唐書曰天寶二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
言官遣振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
談藪曰徐擒好為體語嘗體一人病難曰朱血夜流黃膿

畫寫斜看紫肺正市紅肝

肺肺

說文曰肺水藏也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蕩桑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鏐音替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
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其始論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為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繫於舌

腎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歷告尔百姓于朕志心

腹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通曰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可惑北方水故腎黑陰故腎雙居

膽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王勾踐返國若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

仰飲膽曰汝忘會稽之耻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容貌短小心膽烈從

祖為帳下吏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

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紹果不往太祖

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賈育於文太於其不封太師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爲不
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糧食豐
適所以爲奉吾也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
然膽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侯侯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彩唯
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存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
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耶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
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

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
是輅與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趙雲別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漢
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過期不還雲
將數十人出圍視忠值曹公陽兵大出爲前鋒所擊且却
公軍散走已復舍雲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疑
雲有伏兵引去雲鼓震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因
將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視昨戰處曰子
龍一身都爲膽

宋書曰太學生會稽魏淮以才學爲王融所賞旣欲奉子

良而淮鼓成其事太學生盧義立園賓竊相謂曰竟陵才
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及融誅召淮入舍省結問遂
慎而死舉躄皆青時人謂淮膽破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者後
得歸來懿宗以為同反盡生剗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
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隣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心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若不恐故
以膽斷是以仁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膽異處何以其相為
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振張者

是其效也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
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臟歷然
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有邪心則
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園也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主府稟氣胃者穀之委故脾稟
氣也

說文云曰抄本
在釋名修後

魏畧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得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臟之府陶治之大化也

腸腸

說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信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

死

又曰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

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羗胡弊

腸狗熊言羗胡心腸弊臣禁不能止

魏畧曰丁冲為司隸校尉後數歲遇諸將飲美不能止醉

爛腸而死

吳書曰孫堅母懷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告隣母

毋曰安知非吉徵

梁書曰王偉嘗為侯景作檄檄湘東王及景敗獲偉玉怒

釘其舌抽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薨腸無朶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

相承受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出而浣

濯之更逝易其五臟浣畢嘯傲而飛焉

楚辭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迴

膀胱 上空五

廣雅曰膀胱謂之脬音

釋名曰胞韜也韜音交虛空之言也主以虛丞水水沟也或

曰膀胱言躡短而橫廣也同音

春秋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小常張

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死 上空五

說文曰睢死也誰音

釋名曰尻窾也所在窾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

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臺中所見也召

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幸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攻洛大駕幸北城觀上肴孟豺軍人

擘尻面天子豺士音後大人降長沙王以豺軍人辱帝東

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

亦不怪也常窺輔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為亦將令我

尻背東壁輔之遽呼人與共飲酒其為放達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無尻國主以仇亡

淮南子曰北方人下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二卷

平太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

人事部十八

長中國人

長絕域人

長中國人 上卷五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
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就之如昂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為相御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捐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為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閼毋與餘氏弟綸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六寸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詰闕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執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衛伯魏郡人曾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焉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優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汎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體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字元淑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

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

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

力能扛鼎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備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八尺聲如鍾

袁宏漢記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

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雄長異勇力絕

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

今之顏子也

晉書載記曰劉曜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

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

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鎧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

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敢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
凡堪為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繇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縕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為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符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
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塊塊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
朕世何為所作偉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晢美鬚眉身長七尺
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

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又曰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

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喜

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畧曰寇雋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

朝雋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

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膝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

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聞文王七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

帝王世記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寬大有度量時人

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量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影附焉

祖冲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衾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衾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璅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亭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

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遠之遂不伐宋也
世說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長絕域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
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
東十萬里得桃吐周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
中秦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鉄額兵長三千
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
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
鉄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見於

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將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夷狄于鹹于鹹鄆瞞國之君義蓋

長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其埋首於子

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

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

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

斷其首而載之看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
國哀有夷狄萌

家語曰吳伐越隨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

聘曾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字子也曰在

罔之君守封嶠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在罔氏於周為

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

丈數之極也

魏畧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隣國男女皆長一丈

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余跡長三

尺六寸白髮着黃單衣戴黃巾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

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群聖居之帝使巨鼈十

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

鼈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馮怒侵滅

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國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丈一天下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

後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

魚前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

尋直為解不足充餽音通

太平御覽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尺自稱巨公

牽一黃犬把黃一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箕

頭箕頭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但吞不咋格

此人鬼為飲以霧露為漿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食一名

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名兩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

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天酒耳不食五穀魚肉

忽有飢時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万物與天地

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天一名仁禮曰一名信天

地但生而不一名神沒故曰信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解識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若名曰聖一名哲一名

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

輔百輔圍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

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陰勢氣息如人不畏寒

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川

蜀王本記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後臂長協好騎駱駝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
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該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
必苦憂患遠離三春土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
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宜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
當胷手足各三指

太平御覽卷之百七十七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葉

太平御覽卷之三十七十八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短絕域人

肥

瘦

短中國人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駱臧紇武仲也鄆屬邾故救之狐駱邾
也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

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

孝居魯見知

史記曰秦倡侏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

乃大呼曰汝雖長尚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背代皆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
於政事不能繼也

又曰樓護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為五
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簿朱儒得省見久之朔給音

騶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曰上以若曹無益縣官耕田

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

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

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寺寺上知朔多端召問何

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

詔金馬門

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史挾乃能行

又曰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

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

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

者誰滂舅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為不能將帥滂對有

詞理拜頴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計記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記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膽烈從高祖為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若罔極

臧恭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居疴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

聰敏欲見之濤面荅淳元自謂形容宜絕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擒擒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擒

形質陋小若不勝衣不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

華競形狀短小体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

召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

業曰卿決斷之明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而迎晏子晏子曰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今齊無

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

謂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為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小楚棄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死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

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

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刃車罵詈瞋目後又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克

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

游長三寸三分

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論衡

古文璣曰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

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實者甚短大小上其言甚

怒好悅晏子曰則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

赤色而髯其言好悅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

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黠補指反短也江湘之會之黠昨啓

又曰瘠桂林之中謂短矐東揚之間謂之俯今俗呼小為瘠矐矐也

言俯視因名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為人短小果敢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汎游字世震博學善屬文為人短小
弱冠冠屢陳損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
收養蒙長纜及三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短絕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之短至也國語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
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

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
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

東北極有人名崢嶠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為人短小着冠冠帶一曰僥焦國郭璞曰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冠具足疑其山精

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河忽
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挑三千
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

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
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言年與帝會言終
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冠
乘輶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為虫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又曰西海之中有鵠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
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
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華

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十也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

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焦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

目俱足但野宿一曰焦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

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拾拾年遺記曰員嶠山有阇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

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焦焦僥極麼可靖人唯小四體具俱足

眉才了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

禮記禮運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

既正膚革允盈人之肥也

左傳哀下曰魯哀公至自越郭重璞孟武伯惡重曰何肥

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堞而窺宋城見華元

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體而炊子反曰吾聞圍國者

鉞馬而林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

子見人之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君子是

以情也

家語曰弱土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常

耕縱平游學乎為人長為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

是其嫂疾平不親家產日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有粗屑為紇頭也

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解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

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曰擇

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因後為鴻妻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賊所得

欲變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伐之代賊感其義俱放之

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畝東昏人也腰帶十圍力能扛

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暑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
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畧曰馬勝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
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爲爽畫二策爽不
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五六頭肉今桓範隨
卿減門也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

陳晉江淵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陳晉史疇以大肥爲

大伯散騎侍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廬陵太守羊曇

以佞戾爲瓌伯蓋擬古之四凶

晉書曰孝武即位桓温入朝拜高平陵問左右殷清形狀
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
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漬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
內毆捶凌曳無復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

形体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
王

曰抄本無形
狀二字空二

又曰沈昭畧性狂雋不事公卿嘗至婁湖死逢王景文子

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

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以勝肥狂又勝癡

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

梁書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經博涉書傳性孝謹躰貌環偉

腰帶十圍隋書曰王世續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

傑之表

戶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

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令先

王之言勝故肥

韓子曰子貢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

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

二者戰於胷臆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

燕慈母喻於荆情相往來也

吳質別傳曰詔特進而下會質問曹真肥朱鑠曜質召非

優使說肥曜真曰卿欲陪典將過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

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已而已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肉潰裂每

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于屋

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為胡所燒皎若燭

光

會稽典畧錄曰董孝治勾章人家貧採薪共養得甘果奔

走以獻母母甚肥悅憐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

疾孝治毋肥常若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貧土成墳鳥獸

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免方言曰益梁之間凡諱其肥盛謂之臞肥如掌切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噉蕪十許人遂肥不能

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彼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

一鄉為儉

張顯誓曰古諺文堯舜至聖身如肺腑腊桀紂無道肥膚虜三尺

語林曰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為稱之

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稱有

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業果

得千斤

世說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應郡送家詣

袁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惧穿後垣先出其妾肥

不出逃於厠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怒肥庾曰君復何所

憂慘而忽瘠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省瘦也臞雀約少之言也說文曰羸委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哲而瘠下平

左傳襄三年曰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

國多寵王弱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大夫孝疾受水

而牀焉重禮記玉藻曰纁鮮食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屬婦霍氏反當相

坐安世瘦臞形於顏色宣帝赦敬以慰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嘗

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龐萌字明兒兄為亦眉所得欲啖之萌詣賊叩頭言見

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

餘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曹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

無日礪牛見之明猶懷老牛亂犢之愛操之為改容

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

陷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

得故耳司空曹

○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鈞何氏得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

筭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者肥人輒貴瘦人輒賤

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筭知凶吉以肥瘦

知貴賤

文子曰神農形頓堯瘦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宓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憂

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故無術御之雖瘁臞

末有益也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卿

何以更瘦徐廣晉記曰鄧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人方樊

守於頭之役溫既懷耻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

甑

述異記曰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

僂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

門入云僂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

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繁繁苦役窮劇理盡

魏明帝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令者

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食答

詔表曰近得賜銜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

之日涕泣橫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

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十八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十葉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七十九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上壹五

尚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

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箋云思問彼美人今西方之

人兮

箋云彼美人也

又曰收于田巷無居人

叔取禽也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洵信也

又淇奧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璧

寬兮綽兮倚童

較兮

又猗嗟曰猗嗟昌兮願而長兮

昌盛也願

抑若揚兮

抑美也揚

廣美目揚芳揚好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馮馮馬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鬢好

魯為權權盧重鉞其人美且德德才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族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艷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豈射陳武子中手冉豈失弓而罵武子以告

平子曰有君子白哲鬢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子疆

序○爾雅曰美士為彦

論語曰堂堂乎張也言子張難與並為仁矣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

宴昵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弘孫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曆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亡歸沛公畧地

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

美乃言沛公赦之後為御史大夫及為相事陵如父陵死
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立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說平於漢

王曰平雖貧美丈夫如冠冠玉耳注此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家

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

御年十八乃冠出側侍內甚溫軟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及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

頗知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常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

車上毀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為太子舍人哀帝時為郎傳

漏在殿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

又曰江充召見太一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

之魁岸容貌甚壯常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

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又曰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閑雅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雍容細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晳踈目美鬢鬢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謁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戚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時賜與馬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敷上言政事桓帝受其才貌詔妻以主喬固辭不聽還閉口不食七日而死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

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授接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白眉目如畫閑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虛后園陵在焉時延為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跪拜阿覲觀其陵樹株葉皆諳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辯論應机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真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不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建鄴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才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為邊將不進見十餘年權還建鄴乃得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冠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毋嫌欲勿與範親劉氏曰觀觀呂子衡寧當父貧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為宗室顏淵

又曰張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官拜郎中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才名冠冠世出為河陽令有異政累遷給事中美容儀少時常挾琴出洛陽群姬相遇者悉連手縈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李累遷為青兗二州刺史美容儀人或多見之歎曰神仙中人柳恭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齠齠年乘白羊車入市

見者咸曰誰家璧人遂號為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嘗與
同游語人曰昨日與我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
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絕倒故特
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
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為太子洗馬以國亂至江夏玠亡
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
史謝鯤曰昔王輔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
求往建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輒
嘆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辯仕至太尉嘗執王柄麈
尾與手無別人為之人口中雌黃為世間之一龍我理有

所不安者即隨改之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勢聚歛無
厭夷甫患之口不言錢妻試之令婢以錢迭牀夷甫曰好
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
脩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
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又曰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
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蒙字仲祖美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
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群嫗悅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蔣又唐又虜清衛叔寶神清為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為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室女見壽美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在以問婢婢以告充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輒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又曰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坐罷目送曰魏舒堂堂人領袖也

又曰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大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年長豪爽有氣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導而神鋒鋒大雋

晉中興書曰王字矩雄合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為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出美玉豈虛也哉

又曰蓋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曰此荆楚仙人也

又曰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朗瞻多通時人以方揚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群臣各出所能王儉曰臣小為書生請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蘊藉上大悅曰樂哉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一 七

梁書曰陶洪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被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堂室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辛緄弟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死

又曰前趙錄曰遊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

又曰後趙錄曰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來當至小秦國易姓名為季子鄴赤眉信恭之妻二女轉相扇惑聚千人於南山偕稱號鎮西石廣擊斬之于鄴頸無血十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陵子瞻字彥通聰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也為中書郎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容堂室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並有志行為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敏機悟美姿儀為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曰可謂珠玉在傍覺

我質穢

又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弟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又曰北平陽貞字仁堅世祖第五子沉畚寬恕太祖稱之曰此兒得我鳳毛

又曰陸卽字雲駒洛陽人也昆第六人並魏藍田公恭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吏曰鄒忌為齊相身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

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學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

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為不

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

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

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

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斃甚矣王曰善乃下群臣吏

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使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

有將畧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在哭之封為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本家微賤年十六猶總角才

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又曰謝哲字頴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
朗然為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蘭陵人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
蘊藉動合規矩

又曰王瑒字子璵司空冲之弟十三子沉靜有器局美風
儀舉止蘊藉

又曰宜郡王叔明字照高宗弟太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如
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
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
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聰
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
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
人也

異苑曰鄔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
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七十九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葉

又曰示善谷州人此以風流蘇蘇前下音贈音限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八十

人事部二十一

美丈夫下

美婦人上

美丈夫下

上五五

唐書曰張知謩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立知晦
弟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曉立
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洎並有文翰居
清要每宴私之際自北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
門及出身歷宦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
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

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宦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為秦州都督府

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辨擢拜考功員外

郎遷民都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數承慶叙夏商後迄

于周隋皆有依據上嗟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

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

遺德丘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

傅玄子曰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

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

又曰謝哲字穎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

然為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別傳曰宗游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

名震京師復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宗唯

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晉謝安別傳曰王珣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導

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尔

喪失歡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

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讀一覽多能誦記性靜

美姿容

又曰荀美美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數喚之年十五擬國婚之不欲連姻帝室乃遣長沙監司追尋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鬚眉俯仰眄膝容止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何晏別傳曰何晏南陽人大將軍進之孫遇害魏武納晏小養於魏宮至七八歲惠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爲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姿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禮異姓不相貫

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二事言卿樂酒量温克

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卽卿有冰鑑之才所見者妙仰觀如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閔字子春暢子也恣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而見偉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略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携携歸河間邢晏每與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

在此甥文襄嗣業晋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河太守辛術二而已

又曰梁揚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仇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環偉

又曰山公目稽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嵇叔夜之為人其醉也隗峨如玉山之將頽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曰人歎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王右軍見杜洪理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雋彩容儀脫冠麤服亂頭皆好有人見之

曰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推

又曰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奇之曰

自昔諸子弟造之曰此人冰鑒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

天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簡令淑王仲祖何

如曰溫潤怡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

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生王氏譜曰垣之娶湯范注女甯姊姊生悅

又曰庾子嵩目和矯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也

楊松玠談藪曰張緒字思舅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志

疲未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

風流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玉謂玉

日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謂謂王曰身體容冶受
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美少年駿馬鉄鐵連錢陳王裝
腦勒晉帝鑄金鞭步搖如飛燕鸞劍鏘似舒蓮去來新市北
遨遊大道邊也

美婦人上

周易曰冶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妹美也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彼美孟姜詢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英木不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潭公惟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秦首娥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變彼諸姬變好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

惡而天鍾美於是將必是以有敗也昔有仍氏生鬢黑光

可以鑒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百封古諸侯髮美白

古諸侯下七字方
注當在正文妻
字下此誤作大

鬢實有承心典夔舜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

也尤與又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色美曰艷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

又曰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下

又曰邾婁顏夫人者姬盈女國色也

爾雅曰姜女為媛

國語曰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燦今以美物歸汝

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賈逵注日

戰國策曰晋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

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陰姬乃謂趙王曰臣

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

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准額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

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

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中

山君遂立為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立於衢闕

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見

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太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千金斤請供薑^秣張子請王醕之王召鄭袖而醕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地遍矣未嘗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姜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武帝有詔不得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邢夫人故衣獨

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於是乃佞頭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愍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喜與友人韓仲伯欲入武關仲伯以其婦

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喜貴怒仲伯以泥泥
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輒為求哀言其病病
又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
為皇后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
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可七
八十帝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
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黑侍衣軒者亦如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鄴
破紹妻及后坐皇堂上紹妻自縛文帝語袁夫人令新婦
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

為迎也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愧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
大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
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乃去

晉陽春秋曰荀燦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
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燦於是聘焉容服惟
帳甚麗專房宴寢歷數年後婦偶病亡未殯傳嘏往唁燦
不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鄧燦晉紀曰杜弼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

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焉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如玉善舞孫秀使人求
焉崇方登涼_京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婦
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使者曰君侯服御
麗矣然本受命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
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
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使大鴻臚李恒聘太保
劉商女謂恒曰此女_華皆姿色超世且太保於朕實自不
同恒曰太保_襄裔自有周與聖源實別聰大悅賜金六十斤

又曰崔後趙石虔鄭后名櫻桃晉允從僕射鄭世達家妓
也在中猥妓中虔數歎其貌於太_大妃太_大妃給之

又曰前秦初苻堅滅燕慕容仲娣_姐年十四殊色堅納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篡后楊氏國色超將妻
焉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
大人本賣女與氏羗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
能疆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充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
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窕娘美麗
善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送與婢

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田夫見廬江恢有妓張耀華美為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此人恢曰不
可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八葉

